

毛澤東保健護士私生子

● 黃 興 化

專職訓練上床服務

紅朝高級領導幹部在毛澤東當政時，他們的私生活，很少為外人所知。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他們的腐朽個人生活，才逐漸曝光，而其中最腐朽糜爛的當屬毛澤東。他們以玩弄女性，為最大的人生享受。

中央首長幾乎都有保健護士，這些護士的來源，以部隊招收女兵方式來進行。年齡以十六歲到十八歲為限，具有初中或高中學歷、美貌端莊，性情溫順。在政治審查之後，還要進行身體檢查，看看她們是不是體態優美、楚楚動人。真正作到萬裏挑一。幸運的合格者即可穿上軍裝，進入部隊的護士學校接受訓練，在學習期間入黨入團，牢固樹立起組織觀念，要作到絕對服從。兩年訓練期滿，再加上半年實習，選出表現特別優秀者，到中央首長身邊工作。從此山鷄變成了鳳凰。這些年輕姑娘一朝中選，無不受寵若驚，感恩戴德。首長的警衛祕書在她們到任後，會向她們宣布工作紀律及生活原則，要求她們一切行動

聽指揮，全心全意為首長服務，應用巧妙性藝術，滿足領導的需要，當成光榮的政治任務。

二十七歲以前不得結交男朋友，更不允許戀愛結婚，平時不許向外打電話，休息時間不准走親訪友。

每月只許給父母寫一封家信，信封只許寫郵政信箱代號，不許寫住所地址。絕不允許寫任何工作和生活情況。事無鉅細，均屬於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不得外傳。

這些經過長期艱苦鬥爭的老幹部，大多數受過傷或患有疾病，如今革命成功了，江山坐定了，理應享受到盡可能完善的生活照顧。這些年輕美貌、思想單純的姑娘，就是為此而來。她們進來後，大多溫柔順和、小鳥依人。她們工作在首長的書房、臥室、游泳池等地。而每天必做的功課，是替首長做一次通體按摩。縱然是統帥千軍、叱咤風雲的受過傷的英雄豪傑，面對如花似玉的按摩者，在纖纖玉指的輕揉下，豈能無生理需求，因之為首長服務不久，多數保健護士便於誠惶誠恐，半推半就中，寬衣解帶，上床進行另一

項服務。

北國佳麗最大光榮

毛澤東作為黨、政、軍的最高領袖，自然比那些高幹享受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都離不開美女服務，諸如端茶倒水，唸文件和報紙等等，愈到晚年，愈需要美人來陪伴，以鬆弛他終身鬥爭所造成的過度緊張的神經。

據中共一份內部文件記載：「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先後從他身邊『撤換』了十九位女性工作人員。這十九位女性大多數走得極不愉快，有的甚至極為不幸。對於毛澤東主席極不檢點的生活作風，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後六次對他進行過批評。在這十九位女性當中，有一位叫丁慧芬，遭遇極為不幸，但結局還算圓滿。

丁慧芬是瀋陽市人，其父母是城市貧民。她初中畢業後，被招進解放軍護士學校當了女兵。由於她出身貧苦，根正苗紅，性情溫順，加以面目清秀，身材苗條，渾身透出一股誘人的青春朝

氣，經過嚴格審查，她被選進中南海「毛主席辦公室生活服務組」，當毛澤東的保健護士。當時的毛澤東不僅自認爲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也自認爲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不管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承認不承認，那倒是另一回事。相信當時十八歲的丁慧芬，一旦被選入，她會感到最大的光榮和最大的幸福。

一九五九年七月，丁慧芬隨著「毛辦生活服務組」隨同毛澤東，登上了著名避暑勝地江西廬山，住在「美廬」，這是當年蔣介石先生爲了取悅自己的夫人宋美齡而取的名字，意即「宋美齡之廬」。這是一棟西班牙式的別墅。這裏會舉行過影響深遠的「廬山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使千古功臣彭德懷一變而成「反黨份子」。

毛澤東一貫過乾坤顛倒的生活，他每天凌晨四、五點鐘才上床睡覺，下午二時起床用早餐，然後由衆美女陪同（有些美女叫保健護士，有些美女叫生活秘書），乘車去一里之外的室內游泳池游泳。晚飯後，大部時間都消磨在舞會上。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披著個個都是絕代美女，輕歌曼舞，享不盡的人生豔遇。就在這期間，毛澤東又跟身邊的美女服務員發生了兩性關係，事情很快就傳播出去，遭到了許多人的非議，知情者如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李銳等人，雖然對毛澤東私生活的不檢點頗有微詞，但不敢對他進行任何批評。

廬山會議既然打倒了剛直不阿、爲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中央大員回到北京後，都噤若寒蟬不敢出聲。像功勳蓋世的彭德懷都能被打倒，其

他人又算什麼呢！在十月中旬，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生活會上，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等人，只對毛澤東個人生活「不嚴肅」，提出了輕描淡寫的批評，有的說：「缺乏自我約束，會損害人民領袖的形象」，也有人說：「可以治天下，却不能治身邊的女人」。周恩來早在井岡山時期跟毛結下了冤仇，從來就不批評毛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不但不批評，還替毛澤東打圓場，開脫他的醜行，以便消除積怨。至於中黨委林彪，長期在蘇州養病，從來不過問這些閒事。

珠胎暗結身懷龍種

一九六〇年正是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的第三年，全國陷於大飢荒中，整個神州大地哀鴻遍野。而毛澤東却乘他的專列火車，到山東省視察，自然有丁慧芬陪同，毛與丁在廬山時早有枕席之歡，現在趁著火車的快速行駛，毛澤東與不滿二十歲的美女丁慧芬，在車廂裏雙雙進入甜美的夢鄉，丁慧芬在不知不覺中懷了「龍種」，雖然二人年齡相差半個世紀，但這並不影響珠胎暗結。第二年的二月，丁慧芬懷胎十月期滿，竟爲毛澤東生下一個「太子」。由於他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怕影響他的名譽、地位、形象，不便公開承認自己的親骨肉，這對他來講本來已經不是第一次，像這樣的「龍種」，少說也有幾十，多說也有幾百。只要領袖快樂，承認不承認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兒童是革命的未來，不再把子女看成是父母的私有財產。另外毛澤東自認爲不是凡人，所以他沒有一

般凡人那份做人的感情和人性，正因爲如此，他時時刻刻領導全國人民批判資產階級人情味的理論。但此事對年輕媽媽丁慧芬來說，却是一場天大的災難，她一片癡心爲毛澤東生下了後代，但偉大的毛主席竟然不承認自己的親骨肉。甚至「毛辦生活服務組」按照慣例把她的名字也除掉

隱居軍區不得告人

中央辦公廳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到距離北京幾千里之外的解放軍成都軍區「休養」，還通知她兩項生活紀律：一、不得離開成都軍區；二、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告訴兒子的底細和她自己的身世，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她深深瞭解這句話的份量，這是無情的軍令，也是鐵的紀律，自然要絕對服從。但是她想，只要保住身體，不怕日後沒有出頭之日，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這樣，丁慧芬領著兒子「隱居」在成都軍區的高牆深院裏，斷絕了和外界的一切聯繫。甚至連她想與瀋陽父母通信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由於這層關係。孩子的姓只能從母姓，取名「丁偉民」，意即偉人的後代。偉民從懂事那天起，母親就告訴他，他的父親是一位軍人，在一次執行任務時因公殉職，編造得有點像雷鋒故事一樣。因此他算是烈士子弟，偉民也自認爲很光榮，他真正屬於根正苗紅的革命後代。

時間過得飛快，丁偉民跟著守活寡的母親丁慧芬，在成都軍區機關大院裏，一直接過十八年

，偉民已十八歲高中畢業，他便參軍到部隊裏去了。他離開了人多嘴雜的軍事大院，因為他在大院裏成長的年月，不免有人說三道四，因為丁偉民長得高高大大，面孔越長越像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因此整個大院裏議論紛起，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有人說那個偉民多像毛主席，又有人說活像從主席臉上扒下來的一樣。

鐵石心腸棄之不顧

自從丁偉民參加了部隊離開了大院，這些閒言碎語才算少了。丁偉民在部隊的大熔爐裏，每天操練，由於嚴格的紀律，再沒有什麼人敢議論了。

當然最可憐的還是丁慧芬，一直軟禁在部隊的大院裏，苦度歲月，沒有親人陪伴，沒有溫暖，更沒有笑聲，兒子參軍去，更增加她的孤獨感。

丁慧芬思想再單純，感情再純樸，她也明白，只要毛澤東在世一天，她就一天也離不開成都軍區大院，她所抱怨的是，毛當時向她求愛時，說了多少好話，讚美她美麗聰明，一旦佔有了她，使她有孕，便像垃圾一樣棄之不顧，天下哪有這樣鐵石心腸的人！

機會終於來了，毛澤東並沒萬歲，也像凡人一樣死了。半年以後，他的妻子江青，也被當成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丁慧芬這時才下決心，給黨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寫信，汪東興作為保衛中南海八三四一部隊的首長，自然還清楚的記得丁慧芬，那時的汪東興不但尊敬她還很關心她。她

寫給汪東興的信，不敢多提什麼，只提一個簡單的要求，說在成都已住了十六、七年，想回到自己的老家瀋陽工作，以便照顧年邁的雙親。這封信是瞞著兒子偉民寫的，對兒子一定要瞞到底，以免傷害他的心。但偉民畢竟大了，對自己的身世愈加懷疑。

過一段時間，丁慧芬收到中央辦公廳一封簡短的信，信中說：情況特殊，暫不宜調動工作地點。革命軍人，應顧全大局，個人要求絕對服從組織。

想回老家奉養雙親

毛澤東死後不久，中國時局發生重大變化，不但江青四人幫被逮捕，整個中國大地出現鬆動情況，全國平反冤假錯案，地富全都摘了帽，右派幾乎全部得到改正。緊接著「真理標準」大討論，為的是使全國人民擺脫過去極左思想的束縛。在三中全會上，宣佈今後不再搞階級鬥爭。

丁慧芬每天看報紙、聽廣播，感到社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她的胆子也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有信心。所以信一封接一封地寄給黨中央，但都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但她並不氣餒，她聽到一些上訪北京的故事，更增加她的信心。據說毛澤東在世時，不止一個像丁慧芬這樣的人，現在這些人，都在給黨中央寫信，要求恢復名譽。有的還領著孩子找到中南海去，要求給遺產、給名份、准許孩子姓毛，這些孩子本來就是毛的親骨肉嘛。聽說胡耀邦相當同情這些女同志，主張實事求是地給這些女同志和孩子們正當的生活出路

。但聽說小平不同意，他聽了胡耀邦的匯報，很不耐煩地說：管她什麼丁慧芬、李慧芬，統統不予承認，以免損害偉大領袖的形象，影響不好。

丁慧芬的申訴又成了泡影，因為偉大領袖雖死猶生，他的餘威尚在，後來的接班人都不敢碰他。

丁慧芬幾乎成了政治殘民，時代的棄兒，一個出身貧苦人家的女子，受到黨的信任，十八歲就派到偉大領袖身邊當護士。就因為偉大領袖喜歡她，要了她，她那敢拒絕，實際上她成了「慰安婦」。她懷了孕，生下了孩子，究竟這是誰的錯！為什麼偉大領袖已經去世七年，還要讓丁慧芬母子活得不像人，鬼不像鬼，八四年丁慧芬決定給當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寫信，她聽說胡耀邦最能體諒老百姓的饑苦了。

她向總書記提出：要求調她回老家瀋陽市工作，以便照顧年老的父母，並要求中央對她的遭遇作出政治結論，恢復黨籍，同時要求中央賠償她二十四年來的精神損失。

好書記胡耀邦親自批閱了丁慧芬的上訴信，並作了具體的批示，建議丁慧芬母子遷到北京居住，政治待遇是正處級，生活待遇是副局級，其子丁偉民可以選擇上大學或保送軍事院校深造。至於回瀋陽和父母團聚，待下步聽候組織安排。

如此這般殘酷無情

一九八六年，丁偉民已經年滿二十五歲，長得體魄健全。丁慧芬認為他長大成人，已有承受各種困難的壓力，一白便聲淚俱下地把她的經歷

全盤托出，兒子完全諒解。

可是還未等中央落實政策，於一九八七年年初，黨的好書記胡耀邦被人趕下台。丁慧芬的申訴案又被擱置下來。這時的丁慧芬，有了兒子的諒解和支持，再也無所顧忌了。過去丁慧芬對自己的事，總覺得丟臉，現在不同了，問題很清楚，不是小人物丟臉不丟臉的問題，而是大人物要不要臉的問題，硬要保全死者的顏面，就會丟掉黨中央的顏面。

從一九八八年起，丁慧芬和兒子丁偉民不停地給黨中央寫信，分別寄給鄧小平、萬里、趙紫陽，又給彭真、鄧穎超、楊尚昆寫信，均得不到答覆。後來她又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四川省

省書記楊汝岱，也沒有回信。事情一拖又是四年。

一九九一年三月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四川省書記楊汝岱向江澤民和分管政法黨務的政治局常委喬石反映了丁慧芬母子三十一年來的情况，黨中央才下決心了結此案。

一九九二年夏天，中央委派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楊德志上將，全權處理成都軍區機關丁慧芬母子申訴案。楊德中、楊得志二人親赴四川成都，在成都軍區看望了丁慧芬母子耐心聽取了丁慧芬的哭訴，兩位楊代表黨中央表示慰問。兩楊返回北京後，向江澤民和喬石作了匯報。江澤民和喬石又將此事匯報給

鄧小平，在鄧小平未提出任何異議的情況下，對丁慧芬母子作出三點處理意見。第一、賠償當事人丁慧芬十二萬元，以補償她在精神上、身體上、生活上和事業上的損失。第二、丁慧芬母子可以在北京或瀋陽任選一地工作、生活，妥善安排好住房問題。第三、建議組織部門，對丁慧芬作副局級工作安排，丁偉民作副科級工作安排。

經過丁慧芬長達十五年的投訴，終於有了結果。此椿有損黨的偉大領袖光輝形象的申訴案，經歷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位總書記，可見處理起來難度極大。通過這件毛澤東的風流往事，看到了毛澤東在生活上的荒淫無度，在人性上他殘酷無情……。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 守 成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
定價新台幣一百六十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